# 沱沱河畔

勇，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抱着我的时候吗？

你一定又笑着说你不记得了，我知道你是骗我的。你还是不愿意说吗？算了，每次都要你说，这次还是我说吧。我记得那天夜晚还下着小雪，地面上结了浅浅的一层白。一阵阵吱吱呀呀的声音爬到我的耳边，我知道那是你。不和你说，你是不是以为我不知道啊？

吱呀吱呀的声音离我越来越近了。此刻，我眼前昏黄的灯光忽然不见转为一片黑暗；略带沙哑的按耐不住笑意的声音在我耳边：

“猜猜我是谁？”

我知道那是你。

我转过身就扑在你怀里，我记得这些不错吧？你呢？

你肯定记着的。

那一天下着小雪，有些冷。你把外套脱下，罩在我身上。冷吗？我说不冷。我靠在你怀里；你怎么发抖啊？你不说话；你是不是冷啊？我不冷，你穿着吧，来。

你就是个骗子。

嘴上说的不冷，身子却抖得像个筛子。

现在，你在我怀里，应该不会冷了吧。

勇，你说我个子小，跑不快，我肯定跟不上的。你看，你从我们的大学跑到这高原上，我不还是跟了上来。

你还说不是？

勇，你还不知道吧，其实我跑起来没你说的那么慢，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能跑的那么快。一双解放鞋吧嗒吧嗒踩在石子响个不停，蓝天和白云都被我甩在后面，一时间跑的和你躺在那辆开往火葬场的车一样平齐。

勇，我是看着你从一个人那么大变成现在我怀里的盒子那么大的

穿着黑衣服的官员走到我面前，胸前别着一朵白花。他把手搭在我的肩上

“他走了，孩子们不会忘，我们也不会忘的。”

他说，你走了，我想我的心也是一样呢。

算了，勇，你不喜欢看我哭对吧。现在你不还是在我的怀里，我们一起坐着聊天着的吗？

你走了这么多天，孩子们可都说要等着你嘞。

勇，这好像是我们来到这高原上为数不多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吧。你总是和孩子们在一起。你看，你看那下面的沱沱河，他带着月儿的影子东流入海，像一条白丝带盘在这高原的脖子上。每天你就带着孩子们坐在我们现在坐的地方，指着下面银光闪闪的沱沱河，给他们讲诗，讲故事，讲外面的世界。孩子们的眼睛里映着月亮，映着沱沱河，还有眼前的你。

勇，孩子们还吵着要和你学画画呢，你给我画的画像我一直留着，什么？你想要啊？我偏不给。

我从孩子们那儿知道，他们常问你画里这个大姐姐怎么这么像我，你就笑着说是啊。你带他们做到我们现坐的地方，让他们把你围在中间，给他们讲你和大姐姐是如何让如何认识，如何如何进了同一所大学，又如何如何要到高原上的沱沱河畔。孩子们眼睛发着光，吵着要和你学画画；画蓝天，画白云，画这下面的沱沱河，画眼前的你。

你记下来了，几天后的一个下午，那时候我正发着烧，你来到我的床前说要给孩子们买点画纸顺便给他们带些好吃的，一会儿就回来了。留在眼前的，是你开着小卡车下山的离开的背影。

你开着车下去的时候，我烧昏了过去。我梦见你带着画纸回来，每个孩子都分到了一张还有几颗你给他们带的大白兔；你教孩子们怎么画山，怎么画水……

我和孩子们都等着你回来，可是你没有。

我醒过来之后，孩子们的父母围着我，眼圈通红。我的床边放着和我梦里一样的画纸，之不过上面多了几点红色。

你走了。

你走之后的几个月，来了几个新老师，穿着黑衣服的官员也来了，他看见了我桌子上的画像：

“这画画的不错吧，是你画的？”

“不是，是勇画的”

“勇？是新来的那个男老师吗？”

我没有回答他，我一直在想，人走了之后是不是什么都没有了？人走了，记忆这东西也是似有似无，不过沱沱河的水每天依旧从西向东流。

你还在我怀里。

什么？你想知道你走的这几天我一直在想什么？

我偷偷告诉你，我想的是：在一个下雪的夜晚，我走在昏黄的街道上，踩在雪地上的吱呀吱呀的声音离我越来越近；一阵略带沙哑的，按耐不住笑意的声音在我耳边,

“猜猜我是谁？”